

續文獻通考

卷六八——七一

7保4  
5266  
70-19





門保  
號 5266  
卷 70-19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忠諫

忠婦

忠諫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以直諫而死

上古箕文夙沙氏臣以直諫被殺

夏關龍逢安邑人桀時諫桀無道桀殺之

殷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無道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令剖視焉

周左儒宣王時臣與杜伯友善王欲殺杜伯而非其罪

左儒爭之強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對曰君道友逆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十八



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臣能明君之過以彰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春秋 洩冶陳大夫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相服宣淫于朝洩冶強諫靈公殺之

戰國

狐咺齊臣也湣王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其失斲之檀衢

周舉齊臣也與狐咺同諫湣王直言不諱殺之東閭

屈原字子平楚三閭大夫也諫懷王不用乃作離騷之歌自沉汨羅而死

漢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性倨少禮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帝嘗

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不悅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後竟出為淮陽太守

朱雲平陵人成帝時為槐里令上書求見既而願借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帝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大不敬趣斬之御史遂將雲下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將軍辛慶忌為叩頭請得釋後左右請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王章成帝時為京兆尹素剛直敢言會日食極言王鳳蔽



主之惡鳳使尚書劾章下獄死獄中

杜根潁川人以安帝年已長上書請鄧太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為宜城山中酒家保

李雲桓帝時為白馬令以帝多封恩舊闢宦露布上書移副三府帝震怒逮雲送獄弘農椽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并下之獄殺之又張鳳曹鸞靈帝時極諫黨錮被殺

偽漢 陳元達劉聰時廷尉也聰為后起鷄儀殿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曳出斬之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左右曳之

不能動會劉后密勅左右停刑手疏救之乃得免

陳

傅繹字宜事靈州人後主時為秘書監右衛將軍被譖下獄乃于獄中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于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遣人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後主益怒賜死獄中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後主時為大市令上書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  
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張臣見麋鹿復  
遊于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唐

安金藏長安樂工也時有告皇嗣謀不軌者武后将使酷  
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流血  
滿地太后聞之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耶  
立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線縫之歷時而醒卒  
獲愈後官加大將軍卒配享睿宗廟庭

趙奉璋咸寧太守上言李林甫罪二十條死于杖下

燕欽融許州司戶參軍也再上書斥韋后逆節遂見殺

劉栖楚敬宗時右正言也以帝晏起不朝政事失理請碎  
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乃叩頭不已嚮嘗聞閣中流血被  
地帝令人持之乃止

侯昌業僖宗時左拾遺也諫上游戲無度賞賜無節帝怒  
殺之

孟昭圖僖宗時左拾遺也以上日夕與宦官議事待外臣  
踈薄乃上書極言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嘉州司戶遣  
人沉于墓頤津聞者氣塞

常濬僖宗時右補闕也上言不宜姑息藩鎮宜稍振典刑  
以威四方田令孜啓上賜死

范氏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一時而殺三諫臣唐之亡



决矣

南唐 廖居素將樂人以剛直見忌驟諫後主不聽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大書于篋曰吾不慙國破主辱耳

宋

陳禾 鄆縣人徽宗時為左正言嘗奏對論童貫反覆不已正徽宗欲起禾引帝衣願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唐介 字子方江陵人仁宗時為殿中侍御史極論文彥博燈籠錦事貶英州別駕直聲動天下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鄭俠 福州人熙寧中監安上門以王安石變法饑民流離于道乃繪圖以獻閣門不納以發馬遞進銀基以神宗覽之長吁數四即罷新法十餘事時大旱即日雨既而以

謗訕編管連州

陳東 字少陽丹陽人高宗時為太學生請留李綱被殺上歐陽澈 字德明崇仁人高宗時以布衣請罷汪伯彥黃潛善相被殺所著有飄然集六卷後贈秘閣修撰范應鈴

為祀于學

馬伸 字時中東平人高宗時以監察御史始請張邦昌避位後又請斥汪黃貶死濮州

胡銓 字邦衡廬陵人紹興中為樞密編修官上疏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以排和議除名編管新州又移吉陽軍檜



死得還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寧宗時以太府丞諫用韓侂胄安置韶州量移高安死

呂祖泰字泰然居常州亦祖謙族弟寧宗時以布衣諫用韓侂胄杖之百配欽州牢城後得生還授迪功郎

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寧宗時以太學生與林仲麟徐範張衛蔣傳周端朝上書救趙汝愚編管太平州

華岳字子西寧宗時以武學生請罷韓侂胄貶建寧園土中後得釋又謀去史彌遠杖死東市

劉允升名階以字行建州布衣也聞岳武穆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

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太醫院使也海陵將伐宋會元

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䟽大畧謂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繁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書星見于牛斗熒惑伏于軫翼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之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舻不繼而江湖渚島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之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大怒命戮于市世宗即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爵位章宗時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尚樂局都監又以尚書省掾李秉鈞言賜謚忠毅



皇明

葉居昇洪武時爲山西平遙訓導應 詔爲萬言書言三  
事一曰分封太侈二曰求士太急三曰用刑太繁 上  
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 詔逮繫獄刑曹問狀竟  
死焉

陳諤洪武間任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聲響甚洪  
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嘆曰此天生  
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 上怒命爲坎  
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陞吏科都  
給事中

錢唐刑部尚書字惟明象山人洪武二年己酉 詔孔子

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  
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從之已而 太祖覽孟子土芥寇  
讎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不敬  
論且 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  
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疏情詞剴  
切遂復孟子祭仍 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 召講  
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 宮中不  
宜揭武后圖忤 旨待罪於門外終日 太祖悟 賜  
飯即 命撤圖惟明貌魁梧善飲居常以豪杰自負因  
元亂遂隱年近六十謁 太祖獻長詩一章稱 旨拜



刑部侍郎

周新廣東南海人浙江按察使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  
 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徃浙緝事作威福以新捕之  
 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權 上命官校逮至 陛  
 前新抗聲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 朝廷法官也  
 臣奉法捕惡柰何罪臣 上怒 命殺之臨刑大呼曰  
 生為直臣死為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解縉吉水人永樂中為翰林學士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  
 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 上不喜 東宮而  
 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由廣西

參議改交趾又上言欲用數萬人鑿贛江以通往來  
 上大怒逮下錦衣獄暴卒時十三年正月也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嫫人朱公遷得朱子之傳乃從  
 之遊 太祖起兵時已識之洪武初 詔求朱學者郡  
 吏以仕魯應 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  
 仕魯對曰臣聞君求臣未聞臣求君 陛下方以武定  
 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除黃州同知初願脩  
 顧問 太祖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耳後果以治聞 召  
 為大理寺卿時金碧峰應對稱 旨上欲以為諫職司  
 事仕魯三上章謂今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  
 先為異端立赤幟非所以訓遠也 上怒仕魯乞歸遂



得罪以死

劉球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禮部主事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太監王振怒欲置之法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詔獄辭連球并逮下獄振令錦衣指揮馬順遣小校入監捽球球知不免但曰死訴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

章綸樂清人正統初進士景泰中為儀制郎中時英廟別居南宮憲皇乃易儲位兩宮嬖隙災異薦臻綸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疏上忤旨下錦衣獄榜掠慘酷體無完膚明年偕南京大理卿廖莊御史鐘同材

干

闕庭至百綸絕復甦禁錮

詔獄越二載

英廟

復辟

憲皇還儲首錄其忠出之獄擢禮部右侍郎卒

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龔遂榮係千戶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一日英廟自虜還將入境遂榮具揭帖達之大學士高穀大畧言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上當避位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署其尾云書上修史先生穀即袖入朝出與文武重臣聚觀皆驚駭謂胡濙曰此所言若封進或可感動上心胡濙質之都御史王文文曰匿名文書不得



言又以告少保于謙于言第封進亦無妨蓋其意亦持  
兩端衆因借禮科草疏同上題其疏謂告言人罪蓋以  
破匿名之說俄而有 旨繳進時胡濙已因王文言還  
之高矣乃復取以進王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與  
牢飯也學士陳循見之恚甚請捕治之遂榮自首 詔  
下錦衣衛議獄時門謝二鎮撫議以當具奏而不具奏  
坐不應尋會赦得釋揭帖亦留中

賈斌山東商河縣人景泰初充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  
先是王振有寵用事朝臣無敢訟其非土木變後斌上  
疏云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帝忽於良士受  
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闈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  
以赴難者事 君能致其身豈空言歟 皇上肇登

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 宸斷除  
去竊柄闖人專備掃洒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  
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于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  
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爲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  
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心而宦者亦不  
得縱其奸宄之私矣疏入 廷臣議時禮部尚書胡  
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 車皇帝 御製臣鑑錄已行  
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  
司問罪誠恐阻塞言 今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



人建言不擅離職役違者罪之機密重事不在此例

制曰斌回衛後莫知所終

鐘同吉豐人父復翰林編修同吉任御史景泰中與章

綸易儲廷杖下獄而死天順初贈大理寺丞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王徽字尚文金陵人成化初俱南

京給事中時中官有寵人莫敢言二人以氣節相得乃

率同官疏五事一曰覽書史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

四曰重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而言之尤剴切上嘉

納之時冊吳氏為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已而上

海遠廢吳氏立王玉為皇后然王猶免死惟謫南京

徵諭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賞乎又率同官上疏數太監

牛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實諸法奏入群闈欲中以危法

科道交章論抹徵謫判普安州淵謫判茂州

鄒智四川合州人為庶吉士十二歲能文成化丁未有星

變智謂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

君子退小人因上疏云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少

師萬安恃權怙寵少師劉吉附上罔下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

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

奸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正大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

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疏入不報是時麻城進士李文祥雅著才名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嘗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鵬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目標榜謂鵬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目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中官傳 旨詰中興再造等語為不祥遂票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鵬性伉爽喜為大言以風節自負先疏論劾萬安劉吉尹直留中不出又劾都御史馬文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王恕未幾萬安尹直皆罷鵬與文祥智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一時直聲震天下吉聞之客 容徐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鵬壽州

人也 弘治元年戊申春壽州知州劉槩貽書鵬言昔人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鵬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 國姓此 國勢瀕危賴鵬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鵬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鵬及槩下錦衣獄時馬文昇掌都察院欲坐妖言斬三原力救之鵬後數年得放釋為民先是王恕奏還李文祥授兵部職方主事及是劉吉憾智嘗劾已因諷錦衣令鵬離連智遂併下獄逼供與鵬等往來誹謗 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遂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尋卒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 朝政者亦被逮獄謫為貴州興隆衛



經歷未幾進表南還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死

何文鼎弘治中太監也以 皇親入 禁城觀燈諸不法

事極言其非 上怒下錦衣衛雜治并究所主鼎曰有

兩人 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

能于 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

蓋 少習舉子業能古詩文至吐始闢也

汪汝 十一人正德十四年 武宗欲南視岱宗歷徐

尔下蘇州從浙江浮漢登太和太岳且徧中土

時寧藩蓄逆俟釁而動人情洶洶皆懼不測咸

請于 上不宜輕出一時首義者舒芬夏良勝

汪子宿連疏先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

中姜龍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陸天象陸倬等疏俱

入又明日兵部郎中黃鞏貢外郎陸震同疏入又有太

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

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 上

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衛獄

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倬等百有七人跪 午

門外五日越二十二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二十餘人

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是日

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

明日俱下獄亦跪五日是數日 京師陰霾晝晦越二

十五日戊午 宮城內海子水忽漲自橋高四尺橋下



鐵柱七根齊折如斬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  
天變明甚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囊土  
數升持諫疏當 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  
滿地侍衛即縛 詔鞫英囊土何爲曰恐汚 帝廷洒  
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無子 上乃 命舒芬等百有  
七人俱 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  
六個月四月十六日巳卯月食 上命黃輦等六人  
午門前杖五十徐鑿發邊遠充軍輦震良勝潮九川俱  
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  
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死于杖者會外郎陸汝亨  
主事劉宗夏吳江何遵評事劉須夫照磨劉珏行人司  
司副徐伯獻行人子孟陽劉平甫李德卿王山詹軾吳崇  
德蓋十一人也 車駕遂不出是役也士氣少伸江彬  
奸謀少沮而 國體亦少損云嘉靖改元贈何遵劉校  
尚寶卿林公黼余廷瓚太常寺寺丞劉珏詹軾劉璽孟  
陽李紹陽李惠王瀚監察御史仍各廕子姪一人入國  
子監張英贈都指揮廕其弟雄都指揮  
時禮部主事佺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  
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朝廷大闕失群  
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  
歸或拷死 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行  
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直諫就死行道悲傷



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馭極  
衰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閣不報夫事雖寢而一時臺省聞者報然悚懼則亦膽  
落溫御史矣

王鑾吳江人以戎籍家南京正德辛未進士授吏部主事  
至郎中以諫 武皇南巡 廷杖致傷踰年卒

蔣欽常熟人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劾馬永成八人之奸時  
劉瑾用事繫獄鞫問挺言不回竟死杖下贈光祿少卿  
廕其子

涂禎新淦人弘治己未進士知江陰遷御史忤逆瑾以禍  
中之死于錦衣獄瑾誅 命復官 諭祭

林質夫長樂人爲大理評事李紹賢肝胎人授行人正德  
中 武宗南巡二人同疏入諫忤 旨杖于 闕庭昇  
出俱死

俞廷瓚鄱陽人以進士授行人司副正德己卯 武宗南  
巡廷瓚條上十事皆人所不敢言者詞極剴切奮不顧  
身遂死于諫嘉靖改元遣官 諭祭

王相王思等一十七人嘉靖三年何孟春奏金豐熙及臺  
諫各疏爭本生二字章十三上不報 帝罷朝齋居

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爲  
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昔 憲宗時 慈懿太后葬禮  
書姚瓊率百官伏哭 文華門力諍 憲宗從之此我



朝故事也楊慎王元正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橋曰  
 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等二百二  
 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自辰至午 上怒甚 命收豐熙  
 張紳余翱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母純德等八人下  
 獄楊慎王元正乃撼 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聲徹  
 大內 上大怒 命繫馮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獄  
 有避匿者悉追繫之并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  
 人越二日 命下學士豐熙科官張紳御史余翱吏侍  
 余寬戶郎黃侍顯兵郎陶滋刑郎相世芳大理寺正母  
 純德俱戍邊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校有差時

王相王思科臣裴紹賢毛王御史胡瓊張日翻郎中楊  
 維賢員外章燦申良王事臧應許查余禎安爾殷承叙  
 等十七人病劓卒

馮恩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南道御史嘉靖十一年彗  
 出東井以修省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  
 丁之邪正以進退遂指斥張孚敬方獻夫汪鋹罪惡而  
 以孚敬為根本之彗鋹為腹心之彗獻夫為門庭之彗  
 三彗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李時為太平  
 宰相翟鑾為伴食中書許讚為守成尚書夏言為救時  
 宰相王憲為通達王時中為具臣趙璜為廉介周用為  
 通敏許論為迂邪湛若水為無用道學王守仁為有用



道學顧鼎臣不局偏長錢汝京為安靜黃宗明為通儒  
聞淵為正直朱廷吉為篤實黎奭為滑稽林廷棉為敏  
達乞斬三姦以應除舊布新之象 上怒速繫即訊十  
三年正月 上召張孚敬汪鋌許恩諸不法事因摘疏  
內譽時宰言為上言大臣德政律斬及 朝審鋌遂書  
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 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  
言官吾儕安得作偏 上微聞之是歲遂免行刑其母  
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是冬行  
可復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 闕下通政使陳經見  
而憐之為引奏 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遂得減  
死戍雷州 隆慶起大理丞漕二品郡建父子忠孝祠

楊繼盛初為兵部員外郎以諫馬市謫狄道典史尋復職  
又上疏論嚴嵩其畧謂臣前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  
鸞威囑問官將臣手指按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  
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  
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  
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也况臣官居  
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 社稷  
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 國  
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賊瘡疥之疾  
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  
在勦絕胡虜之先至列嵩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疏入

世宗大怒杖百詔獄尚書何鰲受嵩指撫摘本內

召問二王之語論詐傳親王令旨律絞而侍郎王

學益贊鰲具獄以上令監候處決在獄三年竟死西市

隆慶改元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廕一子入監讀書勅

建旌忠祠

沈鍊字純甫浙江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以縣令任錦衣

衛經歷嘉靖二十年嚴嵩專權亂政鍊獨抗疏論劾嵩

父子奸貪數十大罪天下皆知其忠夏邦諷希嚴嵩意

指摘鍊在縣不檢懼黜肆詆大臣編發保安州為民鍊

在州教授生徒共相詈嵩父子又為三木偶人曰秦檜

李林甫嚴嵩日鞭射之世蕃聞知密囑撫按而巡撫楊

順巡按路楷遂誣鍊通同白蓮教勾虜虛情本兵許論

附和成獄竟坐腰斬天下莫不切齒隆慶初贈光祿少

卿順楷抵死海內稱快後楷賂新鄭竟得脫罪善類為

之扼腕

楊最四川射洪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十八年為太僕卿

時太廟災世宗欲更建九廟最力諍不可且論

太祖當配天而睿考不當侔太祖天戒未必無意

忤旨廷杖死隆慶初贈都御史謚忠節或云最諫信

宗大怒逮訊竟死

獄中宜再考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十八

四十六



商大節嘉靖中為都御史北虜入犯時奏募材士備廩餼  
精練以備非常僉鸞以秋防徵隸麾下復檄大節守城  
大節以卿貳非鸞所轄兵部巡卒不隸京營安得專領  
因上言鸞包藏禍心宜稍抑之以除禍本鸞上疏力排  
大節遂逮繫竟死獄中

馬從謙嘉靖三十一年官光祿寺少卿劾太監杜泰乾沒  
內帑金巨萬泰誣謙誹謗不忠皆逮訊泰以發奸免罪  
謙竟死杖下

郭希顏江西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入翰林至左中允謫  
鹽運司大計削籍嘉靖庚申上建 儲疏大畧云臣往  
歲恭讀 聖諭欲建 帝立 儲者道路相傳以並

儲賀臣不敢言立 儲請言安 儲何者君臣相信則

儲安兄弟相保則 儲安父子相體則 儲安相信

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

也三者安 儲之急務也奏入 上震怒 諭輔臣嚴

高徐階等曰本中有建 帝立 儲四字夫立子為

儲固是不知所建之帝是誰人耶必無可赦之理下

廷議奏依造妖言惑衆律斬即 命彼處巡按官處決

禱各省

沈束字宗約會稽人嘉靖甲辰進士任推官陸禮科給事  
中嘉靖中疏劾嚴嵩并直周尚文有功忤 旨下獄束  
妻張氏願以身代夫囚上疏云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



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猥以愚昧 皇上寬宥下獄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畢仍即赴獄疏上不允四十五年冬十月奉 旨出獄為民隆慶元年復職擢通政

吳時來僊居人為科臣張翀廣西人董傳策松江人俱主事嘉靖三十七年三人同日各疏劾嚴嵩奸貪萬狀亟宜罷斥 上怒逮三人繫鎮撫獄擬坐重辟刑部尚書

鄭曉執不可遂降 中旨廷杖謫戍嶺南後俱擢顯職

海瑞廣東南海人以舉人由教官知縣為戶部主事嘉靖

四十五年上疏畧曰 陛下初年剷除積弊與天下更始過漢文帝遠甚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僂辱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賦役日煩萬方縣罄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其香市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為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



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 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上覽之怒甚抵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留中數月會不豫乃 詔曰海瑞等 主毀 君悖道不臣錦衣收訊并追喚使者以聞尚書黃元昇希 旨以大辟獻上而獄詞竟留中不下

石星大名府東明縣人嘉靖壬戌進士為給事中隆慶二年正月奏請圖政理以慰人心曰養聖躬侈鰲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沉湎聲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正月以來視朝稍倦恐奸諛有以嘉靖末年導 上者曰速俞允言涉 聖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內宦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若軍機虜虜

呼吸立變而驟至違期豈左右抑遏不達 宸聰耶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陸鳳儀儀偶違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內 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慢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命廷杖削籍後起為大司馬以誤東事斃獄有識傷其不以諫時死云

曹大壑四川人疏劾高拱大畧云昔嚴嵩欺 君納賄過惡貫盈乃嵩之死未久而又有罪惡過於嵩如大學士高拱者昔侍 陛下於 潛邸見有危疑即營幹轉為國子祭酒嘗因言官交劾特令其致仕矣 陛下冀其改過復加委用且任以掌吏部之事拱乃專肆日甚放



縱無忌前者 玉體違和臣工皆寢食不寧獨拱言笑  
自若且過侍郎曹金飲酒作樂視 陛下之疾若罔聞  
知此其大不忠者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拱當每日進  
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欲以事 陛下  
者事 東宮何其無人臣之禮敢於自尊哉此其大不  
忠者二也拱以復舊仇爲事昔日直言拱之惡如岑用  
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斥舉 朝善人爲之一空此其  
大不忠者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其所不次超擢者皆  
親戚鄉里門生故舊如副使曹金給事中韓楫任其所  
喜即輒超用不可勝記此其大不忠者四也科道衙門  
爲 陛下耳目拱於選授科道即先在吏部堂上戒諭  
不許私言大臣過失此蔽上下耳目以恣其奸惡之計  
大不忠者五也科道多拱心腹爲之隱晦不言則拱之  
罪惡 陛下其曷自聞之故內外皆知有高拱不知有  
陛下此其結黨爲惡大不忠者六也嚴嵩未嘗兼吏  
部今拱掌吏部不肯辭退故用舍予奪皆在其掌握之  
中撫按舉劾有所不計在 朝清議有所不惜故其權  
之重過於嚴嵩引用匪人排斥善類甚於嚴嵩此其專  
權放肆大不忠者七也嚴嵩止其子世蕃貪財納賄今  
拱親開賄賂之門董文案餽以厚幣六百元即陞爲河  
南叅政張四維餽以別儀八百金即留爲 東宮侍班  
講讀其他暮夜千金之餽難以盡數故拱家屬被盜劫



不止數十萬金賍迹大露此其大不忠者八也沈鍊在嚴嵩專權之日獨抗疏論劾謫發保安州爲民巡撫楊順巡按路楷乃承嵩意將鍊捏作勾虜虛情竟至腰斬天下切齒恨之 陛下大奮乾斷將楊順路楷問擬死罪天下賢人莫不稱快今高拱乃受路楷千金爲楷強辯脫去死罪此其大不忠者九也吳時來抗疏劾嚴嵩所謂忠臣徐階受 先帝顧命所謂元老拱以私恨多方害之至於太監陳洪之閒住乃出於 陛下之獨斷拱思往來情密嘗諷言官欲爲之辯復是黨洪而謂其不當去也俺荅歸順拱乃揚言於人曰此非 國家之戚乃我之力歸功于已不知上有 陛下此其大不忠者十也高拱不忠負國難以盡記大要指斥正士任用匪人多植朋黨專權納賄蔽塞言路放肆無忌拱一日不去則忠臣義士無由立朝而小人結黨 社稷不安矣疏入有 旨大桎妄言調外任

高舉山東淄川人萬曆二十七年巡按直隸疏畧曰 皇上登極之後孝養 兩宮動遵 二祖講筵時 御郊廟必親簡賢進直遣賑蠲租至 朝講之暇遇有大軍機大 朝政時 召閣部大臣 面爲商確以故海晏河清民安物阜識者皆謂我 皇上十數年勵精勤政所致也柰之何自十七年以還 聖體違和將爲靜攝此其時以鼓舞人心光昭 帝德上下得有所聯屬



而政事不至廢弛者全在 朝講召問一二事乃今經筵輟矣日講罷矣視 朝召問之典杳乎未之聞矣此在清平已爲不可今何時也天鳴地震湧血隕星黃氣蔽天銳飛旗落寧夏逆賊一逞狂謀數月于茲乃彼狡爾胡雛日持金帛子女以厭虜之欲聲以讓地讓位以結虜之心烏合雲從賊勢日甚且火酋于諸部中最稱鴛鴦方西竄海上而倏爾遠來似欲藉力于彼而取償于我勢可虞也臣恐寧夏一搖則關中不可保而宇內從此多事矣東之而關白空國大寇朝鮮失利背城以敗而不得援於我勢必折而南入于倭且倭之不敢輕犯 中國者恐高麗之攻其後也今高麗既破撤我藩

籬臣恐一揚帆則遼左無寧日而 神京有于隣之恐矣近知勦賊于西則借兵于宣府禦倭于東則調兵于薊鎮似矣萬一北邊諸虜習彼之利而寒我之盟狡焉生心牧馬而南顧此失彼將何所調而何所援耶又萬一奸民俠士有如劉汝國者乘機作難揭竿而影從則處處戒嚴人人警備又將何調而何所援耶此不可不慮也邇年搜索外窖房之積僅得六百餘萬年來賑荒補餉支用一空除 內窖房未敢擅動 內帑未易測度兩京各部馬船事例暨太僕寺馬價等銀總之數不盈千萬止耳當此供用浩煩之際而所藉止此安所稱富今天下關營衛所詎不夥多第冊籍空存逃亡過半



而半之存者亦皆老弱尪羸難以爭鋒安所稱強邇來姑息太過法紀漸隳軍卒大抵怯于禦敵而敢于背公鼓譟要挾接踵如是自西寧變起曾幾何時一見于中州再見于薊門人心渙散安所稱和夫以此不富不強不和之勢即并力以遏方張之虜勝負未可預卜矧今兩來而兩敵之乎又復有左顧右盼前牽後掣之足虞者乎思患及此良可寒心伏蒙 皇上 命將遣師發金給餉是 聖心詎不孔疚 綸音非不日渙乃竟晏然于九重之內足不出 紫禁之門 睿策神謀未一指授中外臣民紛紛籍籍咸謂事勢之岌岌若此皇上之泄泄若彼倘或移時而西虜就擒南倭立滅海

內帖然其無事焉則 陛下將終于不朝終于不講置天下于度外乎懇惟 皇上念國步之艱奮天行之健決策臨 朝諸凡軍機秘策 面與閣部大臣互相籌畫而又章疏之不留 講筵之日舉建 儲格 廟敬天憫人日與臣工圖所為保大定傾之策則 國祚永繫于苞桑矣奉 旨該部知道

忠婦

周

丘子妻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戰而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



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吾固自殺也以救敵  
不得死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  
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妻  
曰吾聞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主  
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  
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又可  
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  
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  
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  
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  
不能與子蒙耻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  
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  
蓋將之妻潔而好義

漆室女魯人倚柱而嘯鄰人婦曰子欲嫁吾為子求偶女  
曰吾豈為不嫁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乃  
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昔晉客舍吾家馬踐吾  
園中葵使吾終歲不飽鄰人女奔倩吾兄追之溺死使  
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浸淫三百里今君老悖子  
少愚魯國有患婦女獨安避哉越二年魯果亂男子戰  
鬪婦人轉輸不休

戰國 魏曲沃婦者大夫如耳母也哀王為太子納妃而  
美將自取焉婦使其子諫王會使于齊婦乃自款王門



上書曰妾聞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南有勁楚西有強秦而魏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賚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

齊 王孫賈事閔王王出奔賈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汝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西漢 王陵歸漢陵母為項羽所質漢使至見陵母母曰漢王長者終成大業願為妾語陵使終事之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今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東漢 馬超入涼州殺刺史韋康參軍事楊阜外兄姜叙屯兵歷城阜往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曰守城不克完君亡不能死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君擁兵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叙母慨然曰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矣我不以餘年累汝叙乃與趙昂等合謀討超時超已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仇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乎遂同妻超殺叙母及月而奔



晉

吳興太守虞潭母

赴救且曰汝當

軍鬻環珮以給

襄陽太守朱序母

中城韓氏自登

城中女丁築紉

城襄陽號為夫

何無忌母劉氏征

桓玄所害劉氏

劉氏察其舉也

氏聞蘇峻反入石頭命其子起義兵

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

潭卒與陶侃破峻兵復晉室

氏以秦符丕寇襄陽克外郭序固守

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

于其內及秦兵至北隅果潰移守新

城秦圍之經年不克

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

此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

共喜而不言會無忌夜于屏風裏

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于屏風上窺之既知泣

而無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

汝能如此吾讐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

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北魏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

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率勵守城

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脩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

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守城人斬之及其黨數十人

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會益州

刺史傅豎眼率救兵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



聞明帝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武功縣孫道温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乃侯醜奴之反圍岐  
周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務在同  
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文皇帝大統六年  
贈道温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隋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  
陳主以士雄爲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  
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  
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  
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  
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  
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

譙國夫人洗氏高涼人爲高涼太守馮寶妻有謀略知大  
義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  
僕遣使歸告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不能偕汝負國遂發  
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  
郎將轉石龍太守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後番禺王  
仲宣反圍洗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洗而暄素與逆黨  
陳佛智相善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又遣孫盎討  
佛智斬之後竟敗仲宣封贈加厚每歲時大會出累朝  
所賜物陳于庭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  
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仁壽初卒謚誠敬夫人



伊川寡婦胡氏其有志節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  
叛逆封為密陵縣君

唐

鄒保英妻奚氏武后萬歲通天初契丹入寇平州奚氏率  
家僮女乘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

高獻妻秦氏獻為趙州刺史為黠啜所攻州陷獻仰藥不  
死黠啜欲降之獻視秦氏秦氏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  
報賊一官安足榮白是皆瞑目不語黠啜知不可屈乃  
殺之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  
不受遂絕之曰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

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  
項城令希烈分兵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  
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且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  
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于國家何賴謂宜  
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如其言而守中流矢還家婦責  
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于外猶勝死於牀也侃遂登  
城卒退賊詔遷太平令

高氏飛狐令古玄應妻也黠啜攻飛狐高能固守虜引去  
封殉忠縣君

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憤史思明



之叛相與歃血赴行宮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嘗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偃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毋以我累兒為忠臣吾死不恨會王師逼偃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偃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蔡平封北平郡太君

昭容李漸榮唐昭宗內人也朱温使蔣玄暉弑昭宗漸榮以身蔽帝曰寧殺我毋殺大家遂并遇害

宋

李母蔣氏江陰僉判李易之母也建炎三年金兵至夏港守臣胡紡謂易曰吾曹義當死公毋宜少避易歸具告其母令避母曰我去則汝決不能守矣願與汝同死聞者義之

馬氏者下邳李好義妻也好義為興州正將吳曦反將攻之拜決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生死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氏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

徐氏宋和州人金人犯維揚官軍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



汚之徐瞑目大罵曰朝廷用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為賊我恨不能斷汝頭肯為汝辱第速殺我賊慚恚殺之投江中

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高郵叛與同黨王安等宴飲召惜惜佐酒惜惜不應命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矣今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安斥責之惜惜罵曰汝本健兒也官家何有牙汝輩而反叛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榮全以刃裂口立命嚙之罵至死不絕後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祀後潘紫巖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足

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雍氏昌州人宋池州通判趙昂發之妻元兵渡江昂發攝州事知不可守與雍氏訣令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遂同縊於從容堂事聞朝廷贈昂發官待詔謚文節雍贈順義夫人立廟有司歲以三月望日致祭

林氏福清人福建招撫使劉全子之妻也宋末全子起義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



之心則一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遂  
遇害

安康夫人朱氏故宋宮人宋亡夫人與安定夫人陳氏隨  
謝全兩后至虜與二三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  
夫人遺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  
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  
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之死  
所

金

金王妻寧普人王署元帥府監軍時武仙叛遣人齎誥命  
誘王妻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于國家耶仙怒圍  
之數匝殺其子寧壽

寶符李氏哀宗時內人也崔立以汴京降元諸妃嬪皆北  
遷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  
幡旛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  
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元

徐州娼者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為  
寇所執命以佐宴憤詈弗從竟刺死之嘉興張翼嘗作  
忠婦徐娼詩以傳于世

脫脫懷氏副樞密燕帖木妻 大明兵平雲南燕帖木敗  
績于曲靖馳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



死何以見為乃鳩其二男一女命其侍者曰我死爾舉  
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飲鳩死

皇明

翁氏池州貴池人建文朝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黃觀之  
妻靖難師入京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  
起兵即黃尚寶也 文廟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象  
奴翁叱奴取釵釧出市酒殺遂携二女率家属十人赴  
淮清橋下溺焉一云城南濠中先是觀募兵至安慶聞  
京師已定哭語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因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逃至果如其言觀亦自投羅刹  
磯而死

歐陽氏衡山董惟嶽妻惟嶽緝擒流寇賊黨斬之夜焚其  
家歐陽率子姪擊賊不勝奮身跳入火中以死人咸稱  
其忠節



獻通考卷之六十八終

其忠

宋熈寧中予致學於下鄉會其粗入火中以我入風蘇  
燭則刃衡山董則嶽其則嶽其則嶽其則嶽其則嶽其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孝子一

虞舜父頑母嚚嘗耕稼陶漁以隆孝養帝堯將遜位四岳  
舉舜乃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畝畝天下之士就之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卒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孔子曰舜  
其至孝矣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周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



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未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之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周公旦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春秋

尹伯奇言甫之子也為後母所讒而見逐乃編芰荷以為衣采梘花以為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從親之命不敢

有怨

老萊子楚人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彩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穎考叔鄭封人也莊公以共叔段故置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何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諫也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洩洩遂為



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親施及其君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申生獻公子也獻公信驪姬之讒謂其謀毒害父公欲  
殺之人勸自明申生曰君安驪姬若自明驪姬必得罪  
是使君不安也人又勸之行申生曰吾被殺父之名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其誰與我于是之新城自經而死  
人號共世子

邾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乃衣鹿皮入鹿群中求之卒遇  
獵者彎弓欲發亟告之故乃得免競遺以鹿乳

子路字仲由事親至孝家貧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於百  
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乃嘆曰雖欲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何可  
得也孔子聞之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魯參字子輿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受之業孝子經營曰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却者年也椎牛而祭墓  
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  
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吾  
常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比鄉而泣悲者非爲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  
其親者非孝也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  
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韉父察



知之欲遣後妻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尋悔遂成慈母

臯魚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曰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

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孟莊子魯大夫其父獻子有賢德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漢

文帝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爲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石建萬石君奮之子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於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幕廁諭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



今萬石君知之以爲常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  
行諸子孫咸化其孝

韓伯俞梁人嘗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乏力笞不覺痛  
是以泣

于未東海鄉人父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行聞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  
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其指頭順心即動棄薪馳歸王  
莽時人相食順拾桑椹赤黑異器遇赤眉賊問故順曰  
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因遺米受而不食母終未葬里  
中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燒他室順得獨免

東漢

母平生畏雷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曰順在此太  
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樊儵字長魚南陽人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毀過禮光武

帝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祭遵潁陽人喪母負土起墳位至征虜將軍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事母至孝封高密侯卒謚元侯

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  
江水水去江岸六七里常命子淑子溺死不令母知託  
言遊學妻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  
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織布珍羞使鄰母以意自



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奉養益謹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明帝永平二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賃錢一萬未謂錢主曰後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求爲永妻永曰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曰願爲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至錢主主曰本言一人今乃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曰能織耳主曰爲我作絹三百匹即放爾於是索絲一月之內三百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爲君償債君事畢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騰空而去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父遭喪亂客死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范將父骨歸葬畢詣京師受業顯宗時累官至蜀郡太守

魯恭平陵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位至司



徒

毛義字少卿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張奉嘗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為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母死徵辟皆不就奉乃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董黯慈谿人事母至孝以母嗜溪水徙居其旁遂成邑聚因名縣焉比鄰王寄以母時嘗諷寄寄惡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後母死斬寄首以祭自陳于官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中不就

鄧彪字智伯禹之族父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與異母

弟... 許之和帝時進太傅錄尚書事賜

顏烏會稽烏傷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群烏啣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隗相犍為人事父母至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為孝感所致朝廷徵為郎

顧翔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躬自採擷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得以為養郡縣旌之

江革齊國臨淄州人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



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  
母賊以是不忍犯之轉客下邳貧窮裸袒行傭以供母  
每當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  
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  
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廬於墓側服竟不忍除臨淄令  
楊音特設席顯異之親奉錢以供養

祭彤潁陽人早孤至孝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處塚側每  
賊遇見彤尚幼有至節皆竒而哀之位至太僕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  
歸道爲賊所劫修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  
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

去鄉黨稱其名

杜孝巴郡人少失父事母盡孝克役成都不得朝夕在側  
知其母喜食生魚乃截竹筒貯水盛魚二頭以草塞之  
置江中祝曰我母必得此已而其妻偶出渚見竹筒橫  
流觸岸異而取視之乃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也  
熟而進之於姑聞者嘆服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少孝謹連遭父母喪六年哀毀  
盡禮雉鵲遊狎其居麋鹿出入其門固子芝字英髦亦  
純孝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棲宿其廬嘗上直雉輒送  
之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郭基京兆督郵班固稱其孝行著于州里



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五歲以孝稱永興元年擢冀州刺史  
後拜尚書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廬于塚  
側致甘露白雉之祥服除不進酒食十餘年每忌日輒  
三日不食當時以孝稱

李曇潁川人少孤事繼母至孝

趙咨字文楚南燕人咨少孤有孝行盜嘗夜劫咨恐驚母  
迎盜謝曰老母病須養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請  
盜慚歎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是知名靈帝朝爲  
燉煌太守

陸績吳人年六歲之九江見其舅袁術術出橘績懷數隻

出於地術曰陸卽作賓客乃懷橘耶績跪答曰將以  
遺母術大奇之

衛公佐華亭人少業舉子以親老棄去母郁早卒事繼母  
陳盡孝

陳紀字元方許州人兄弟孝養父寔歿紀每哀輒嘔血氣  
絕雖服除而積毀消瘠幾將滅性豫州刺史上其事尚  
書圖像以勵風俗

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有子三歲每供饌母常減食  
與之巨謂妻曰兒分母饌母食不飽貧乏不能供子可  
再有母不可再得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金釜上有丹  
書曰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丁蘭河內人少喪母刻木爲像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隣人  
張叔醉罵母像以杖擊其首蘭歸見母像色若不懼問  
其妻且以告之即奮擊張叔吏捕蘭去像爲之垂淚郡  
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事母至孝居貧常以養母不克  
爲歎和帝末舉孝廉歷任三地頗致祿養後省母還鄉  
里及母歿哀慟幾于滅性服終廬墓側

戴伯鸞慎陽人性至孝母卒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與  
弟良俱有毀容時人稱之

張遐字子遠餘干人幼時稱孝童

韋彪字孟達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  
寢卧竟羸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

蘇不韋平陵人父謙爲金城太守既罷私至洛陽爲司隸  
李嵩掠死以報宿怨不韋曰伍子胥何人哉遂變姓名  
募劍客邀嵩不克因殺其妾并及小兒及至魏郡掘其  
父塚斷頭以祭父墳嵩憤傷發病嘔血死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二弟俱以孝行著聞

孔奮字君平母孝謹雖處儉約奉養必求珍膳躬率妻子  
同甘菜茹位至武威太守

歐寶未豐人性至孝父喪廬墓有衆逐虎入其廬寶蔽之  
幕內衆至問虎安在寶曰虎豈可藏耶衆乃去虎得免  
歲時啣鹿以供祭祀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以奉孝

養

陸續會稽人為州別駕從事坐楚王英事徵詣廷尉續母遠至京師覘候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問其故續曰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今餽食如是故知母來使者覘之果然獄吏聞得釋其罪同輩亦多寬縱

班下字仲升安陵人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明帝聞之除為蘭臺令史

古初長沙人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捍火火為之滅

方望字聖明歙人幼喪父事母孝母卒終日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白兔遊其下

程堅字謀父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輟草

鮑未高城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未取去之位至趙州牧

馮豹衍子也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走得免敬事愈謹時人稱其孝位至尚書

竇章居貧蓬戶蔬食躬耕孝養位至大鴻臚



樂恢父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

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其父位至騎都尉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  
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克喪鄉

人稱其孝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  
溫被太守劉護表而異之名聞於世

鄧閻隲之新野人年少孝行尤著母新野君死與兄隲並

居塚次

袁闕字夏甫汝陽人父賀為彭城相卒闕兄弟迎喪衰經  
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

嚴舉巴郡人延熹中為父行喪踰禮旌表門閭舊有嚴孝  
子碑在郡儀門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少孤貧獨與母假地種植以給供養  
諸生嘗有助種監者震輒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

位至太尉

張武吳郡由拳人父與賊戰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  
父後至太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酹泣而  
還太守第伍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絕命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位  
至侍中

孔融字文舉魯人年甫十三喪母哀悼過毀扶而後起州



里歸其孝又嘗以匿張儉事與兄褒爭死位至大中大夫

沈瑜沈儀烏程人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于成人外祖盛孝章慰之曰汝並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滅性耶

包汝南人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哭不能去至被毆計不得已廬于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憮而還之

于林宗介休人有至性遭母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丁季偉陳留人年四十耕于野避雨樹下獨箕踞郭元而異之因求宿明旦殺雞泰意為已設也既而以

供母日以草蔬與客同飯泰起揖曰卿賢乎哉郭林宗尚減三牲之養以供賓客卿乃能如此勸使就學卒成令德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為太傅年已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解帶

及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墓側有馴兔逸其室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

朱雋上虞人少孤母嘗毀繒為業雋以孝養致名位至大



司農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哂

徐庶字元直長社人嘗薦諸葛亮于劉備及母為曹操所獲乃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大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歸操然亦不為謀事也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孝子二

魏

鮑出字文才扶風人興平中三輔亂出與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得其母守舍行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先持歸為母作食出獨與小弟在後到家而母為噉人賊所掠初等怖恐不敢逐之出攘臂結衽獨追之斫殺四五人已又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并還其舍媪建安五年出來北歸而母不能步行兄弟共輿之出謂不如負之安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



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

蜀漢

李餘涪城人年十三父殺人出亡母下獄餘乞代母死吏不許遂自殺郡以狀聞詔圖像府庭

黃朗以父嘗為卒伍後為郡長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至于忿怒亦終不言

王脩字叔治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位至奉常

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三月昱慘戚消瘠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

吳

斯敦東陽人赤烏初父偉為廷尉失議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

顧悌字子通吳人悌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

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大帝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

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涕泣服未闋而卒劉宗為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先以寄母及聞

母亡犯禁委官時禁長吏以喪去官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



十有三人方時年十四夜則號泣悲慟晝則負土營墳  
十有七年而畢廬於墓側烏鳥孟獸馴擾其旁宛頂可  
遊不擇巢以棲人以爲孝感所致

孟宗字武恭江夏人孟子十九代孫母嗜笋冬月無笋宗  
入林泣之笋遂生得以供母

陳表與兄修異母而表庶出修亡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  
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如母若能爲  
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願也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母  
從其言善事嫡母

晉

王祥字休徵臨沂人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數苦之每

使掃除牛下祥愈謹父母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  
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母冬月思魚  
祥卧冰求之忽有雙鯉躍出又思黃雀炙有黃雀自投  
于幙因得供母母終居喪毀悴杖而後起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  
近瑩域孝先逃墓號慟鳥獸羣集以毛羽濡水灑火俄  
頃撲滅

山濤河內人居貧事母曲盡孝道後爲吏部尚書濤以母  
老心在色養旦夕不倦母卒時濤年已六十居喪過禮  
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時人稱之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少爲書生避亂遇賊同行者皆



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以養

李信遼東襄平人父敏河內太守去官歸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臣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從信追求積年無所見因不聘娶或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子宣伯遂絕房室常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子宣伯亦以孝聞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奉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親之全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家至貧儉躬耕養親親沒負

土成墳廬於墓側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語及未嘗不流涕母食必自哺之有婢數見捶撻伺彥暫出取蟬螬炙飼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幾絕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卧冰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涌出冰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盡色養



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身無全衣而親極滋味父終廬於墓側

稽紹字延祖譙郡人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及親執刀俎以他人不如已之誠至也

孟陋武昌人嘉之弟也少孤喪母毀瘠殆至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載親族迭勸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感此言然後從之由是名著海內

許孜東陽吳寧人二親歿柴毀骨立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人助列植松栢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

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積二十年乃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成帝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言孜孝行有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吳達吳興人經饑疫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喪皆隣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旣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埽篋晝夜在山未嘗休止夜行遇虎虎輒避之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贈賻一無所受



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之禮禮焉

符表符朗兄子也年十六母姜氏有疾晝夜省侍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將絕表感咽而殞太守爲表其墓

馮恢長樂人父爲私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

吳隱之字處默甄城人年十餘父卒每號泣行人亦爲落淚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

辛雄有孝性居父憂哀毀異形殆不可識

王談吳興烏程人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懷復讐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鋪

陽若耕鋤者後以鋪殺之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吳元興中舉孝廉不應卒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仁孝天成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一事母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撫棺哀號俄而風止火息僅免一間其精誠所感如此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王親也



王哀字備元城陽營陵人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司馬昭東關之敗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廢蓼莪之篇

何曾荀顛俱以孝稱傳玄嘗曰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又稱其能以文王之道事親

丘昂吳興人家貧好學織屨自給與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孝行著時稱三丘

王接字祖遊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至征虜將軍司馬

庾闡鄆陵人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歿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里稱之

趙煥父琨爲司馬勲殺而棄其屍煥求父屍不得乃悲號不及忽有群鳥悲鳴從山來因得父屍

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錫底飯遺在後每煮食輒錄其焦以遺母後孫恩作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焦飯得生初母念遺晝夜號泣目



爲損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復明

劉宋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  
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徙至十六方得還霜行草宿  
營辦棺槨造立塚墓葬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  
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  
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  
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  
悉馴附嘗忽苦頭瘡夜有天使女人至曰取牛糞煮傅  
之即驗一境頌之終身不娶

臧質字宣卿莒人居父母喪五年不出廬形骸枯瘁家人

不識高祖聞而嘉之除丹陽尹遷御史中丞卒謚曰中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

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

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嘗居墓側文帝元嘉初卒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備

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侍養力猶不

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

戚咸共力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其直服除後哀感

思慕終表長者元嘉初表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勅

表門閭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

賈恩會稽八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七十一

四百七十一



終身處通考 卷之十一  
墓爲隣少

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俱燒死隣近赴

救毋襯得

有司奏旌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

贈天水郡顯親左尉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  
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  
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老年乞  
賜生命賊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  
時悶絕有一賊從旁來相謂曰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  
殺殺孝子不祥乃父子並得免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  
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王彭旰台直瀆人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

夫力助作磚磚瀆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去

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七日一

旦大霧霧歇磚竈前忽生泉水鄉隣並嗟神異葬竟水

即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

租三世

崔懷慎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爲魏所獲

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

居喪禮歲時北嚮流涕泰始初淮北入魏懷慎因此歸

北至代都而父已卒懷慎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

冰雪上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以爲孝感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九 四冊八京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精神感格疾應時得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生而母歿十許歲求母遺物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筭流涕父亡吳興奔喪成服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塩菜遂毀瘠成疾而卒孝武贈侍中改其所居曰張孝里

余齊民晉陵人也少有孝行大明初父卒于家齊民忽語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必有異故尋而訃音至日夜行四百里母子相對慟絕復蘇問父遺言母曰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亟走殯所號頓而殞郡以事聞詔

更所居里曰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蔡廓字子度陳留考城人仕晉爲著作郎孝武時遷爲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三年不櫛沐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咨而後行

臧燾字德仁莒人以母老家貧與弟燾躬耕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以后兄徵拜太常所得俸與親戚共卒贈榮祿大夫

郭原平字長恭永興人世道子也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每爲人傭作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肴味唯飡塩豉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湏日暮作畢受直歸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衣不解



帶口不嘗鹽積寒暑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  
蘇以營壙凶工不欲假手而已又不解作乃訪邑中有  
營墓者助人運力久乃開練又自賣爲十夫客以供衆  
費父喪終自起兩小屋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哀思  
絕飲粥自父服除後不復食肉母終毀瘠彌甚父墓前  
耕田者恒裸袒原平貴買其田農月束帶垂泣躬耕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忽夢人謂華曰而父思瓜故  
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非常父  
食之病愈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  
嘗常食生菜因而遇毒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  
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  
服之傑驚起視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  
世保此齋

錢延慶烏程人父仲期爲同郡奚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  
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  
程獄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秦綿河南孝廉母喪送葬不忍還鄉人爲作茅庵止其中  
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墮  
淚

謝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父嬰痼疾晨  
昏溫清嘗藥奉侍不怠恐僕役懈倦躬自執勞母病畏



驚一家尊卑感贈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餘年

何子平會稽人爲海虞令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宋末造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嘉矜賞爲營塚壙師覺授涅陽人與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路遇一人貽書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覺授即奔歸母果歿一號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顧歡鹽官人燃松讀書幼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遂隱不仕

樂頤之字文德涅陽人仕宋爲京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因請假還中塗得凶問徒步奔赴勺水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而憂也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設枯魚菜菹杲之不能食母乃自出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

宗

袁昂字千里陽夏人粲從弟初武帝誅父顓藏其首于武庫以漆題誌會赦乃還顓首昂號痛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字皆滅人以爲孝



袁最陽夏人順帝昇平初父粲謀誅蕭道成不克被獲劉僧靜奮刀直前欲劈之最大叫抱父乞死與士莫不殞涕

齊

華寶無錫人晉義熙末父豪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父謂曰我還為汝冠後長安陷寶年七十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太祖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蕭敷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沉卧敷明晝夜祈禱時寒敷明下淚或叩頭血出皆為冰忽有人授之石函曰此療夫人疾發函惟三寸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後母卒敷明哀慟亦卒武帝永明五年詔曰敷明喪過乎



庚黔婁字子正新野人性至孝爲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  
在家遺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時易疾  
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後泄痢黔婁輒取  
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  
聞空中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故得  
至月未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塘人隱士京產之子也栖肥白而長  
比及京產病旬日便骨立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  
夜不罷哭不食塩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  
持朔望節歲絕而復蘇嘔血數升至祥禫祭夢見其父  
慟哭而絕



王文殊字令章吳郡人文殊父沒于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接人歲時伏臘月朔十五未嘗不望北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詔榜門閭改所居爲孝行里

陸彥師字雲房臨漳人父喪哀毀與兄卍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慕次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

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母早亡父紹仕宋中書卽被勅納太后兄女路氏爲繼室渢始數歲路氏不以子視之已而

路氏生子瀟渢憐愛之不忍舍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

離身有增加卽涕泣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

劉靈哲所生母病靈哲躬自禱祈夢見黃衣翁與藥云食此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

竹根

傅琰靈州人爲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伏柩不動隣人競救得俱全琰股髀之門已被

烟焰

庾道愍少孤貧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府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肩險而進僅得自達求其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



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即其母也于是俯伏號哭遠近聚觀莫不揮淚

江泌字士清考城人母早亡泌以生缺供養爲歎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惟食老葉母墓忽爲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繼以血世謂之孝泌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罪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口誓不臣宋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無識者乃求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老公愴然

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清酒法叔謙受之依法爲酒母飲之病即瘥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年數歲喪所生母父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持刀殺幼方詣獄自繫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

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少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亡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暮生已復如此遂辦



葬事人以為神助

梁

吉玃字彥霄馮翊蓮勺人玃幼有至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天監初父任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玃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撻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嚴加脅誘取其款實玃不改辭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克純孝玃曰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李慶緒廣漢郟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天監中為東莞太守毋憂去職廬於墓側每慟哭嘔血數升

滕曇恭南昌人五歲能孝毋楊氏患熱思瓜非其時也曇恭歷求不得啣悲遇一僧問故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舉室驚異天監中表異之號滕曾子

成景雋范陽人天監六年常邕和殺雋父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內附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雋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無遺武帝義之每為屈法

蔡景仁廣平人父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



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  
于州時簡文在鎮下教褒美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  
租調以旌孝行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以所生母憂廬於墓不嘗鹽  
酪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床  
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嘔血高祖聞其至性  
數遣省視

阮孝緒字士琮陳留尉氏人武帝時嘗於鍾山聽講母王  
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  
果心驚而歸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侵舊傳鍾山  
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  
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  
皆言其孝感

蕭修字世和宗室子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  
州反葬中流遇風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  
得無虞葬訖因廬墓次先是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  
鳥馴狎栖息簷宇武帝嘉之頒告宗室

庾沙彌鄆陵人父珮王坐沈攸之事誅沙彌五歲輒不肯  
衣采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嫡母劉  
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  
試及母亡冬日不衣綿纊終喪不食塩味晝夜號慟墓  
在新林忽生稻松百許枝葉鬱茂劉好噉蔗沙彌遂不



食焉武帝召見嘉之官其二子

沈崇儵字思整吳興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母卒崇儵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始將氣絕以兄諭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風雨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虎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遷葬無力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葬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後更服三年食麥屑不噉塩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起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數歲喪父哀戚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嘗恨生不識父悲泣思感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居喪廬墓側有鳥玄黃雜色巢于樹恬哭則鳴又有白雀棲廬之異梁主旌其閭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于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毋須更求瘥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負土成墳賻助不受師南陽劉虬虬一日廢講涕泣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即日還家養母朝夕不離側母年九十一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白鳩巢其廬上



江德藻革之子性至孝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仕梁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弟從簡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

蕭統字德施梁高祖太子所生母薨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絕

蕭放字希夷居喪以孝聞所居廬有慈烏來集人以為孝感

庾子輿字孝卿新野人性至孝母亡哀輒嘔血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乞從養後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巴東有灩澦石最險其次則瞿塘子輿至值秋水暴壯撫

心長號其夕水驟退明且既南下水復如故行人為之語曰灩澦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度公

江杯字含潔考城人性至孝年十三父患眼杯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杯乃捨里舍為寺及就創造因泄故并其水清冽取以洗眼煮藥遂瘥時謂之孝感及父卒杯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潯人父疾衣不解帶頭不御沐容貌毀瘠及卒號慟成疾卒

陸襄餘千人母常猝患心痛醫方須三反水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請門貨漿如方劑始欲



酬直無何失之時以爲孝感

高真與弟謚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詔表其閭里

劉景昕河東人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誠感

張稷字公喬母遭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竟夜不寢及終毀瘠杖而後起兄璠善彈箏稷以母嘗熟此技聞之悲感頓絕遂不聽父求及嫡母繼殂六年廬于墓側荀匠字文師潁陰人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于官匠聞號慟幾絕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扶襯至家極力營葬居憂歷四年不出戶不櫛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繼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悴雖家人不復識之

阮卓尉氏人性至孝父問道卒于官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所致

蕭勵字文約宗室子也爲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所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薨於郢鎮勵奔赴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絕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

夏侯祥字叔夏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常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宋璦字普少以孝行稱母魯病秋月思瓜不已璦夢想見  
求而隨獲時人稱異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  
飯蘭終不進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  
自守視譬喻之後使魏母卒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  
刺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不入口每哭眼耳  
口鼻皆流血經月餘竟因夜臨而卒

褚修吳郡錢塘人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  
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輒嘔血遂以毀卒

玉規字威明臨沂人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  
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  
黨咸異之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性純孝少遭父憂因菜食二  
十三載餘後得風冷疾乃止

庾萼字休野新野人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  
稱

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火起延及其舍普濟  
號慟伏棺以身蔽火幾被焚隣人往救普濟已悶絕累  
日方蘇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母  
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萬至  
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露廬於墓哀慟過禮常  
有雙白鶴馴翔廬側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人父慧鏡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  
父卒于官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  
嘔血服闕因致成疾事母尤淳至身營餐粥不以委人  
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  
瘞藥王寺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于墓所晝夜哭臨不  
絕聲哀感行路未暮而卒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年四歲而父終及六七歲見諸父常  
泣母謂兒憚諸父顯貴邪苞曰早孤不及識父聞諸父  
多相似故心中嘆悲無有他意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  
令暫卧答曰父疾未差眠亦不安

陳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性至孝年十四念父母墳塋未治  
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常于田  
中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  
往視果如言秋遂大穫足充葬用

司馬延義建昌人事親孝居喪哀毀朔望日詣墓哭奠終  
始如一

司馬嵩字之昇河內温人年十二母病禱于先祠願以身



代母病得痊後母卒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經二旬每  
號慟必至悶絕及父卒廬墓側日進麥粥一升豺狼絕  
迹兩鳩馴狎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性至孝居父憂過禮魏平江  
陵失母所在時雪寒凍死者滿溝壑不害行哭求之見  
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七日始得母每慙而哭輒氣絕  
弟不佞亦以至孝稱

徐孝克東海郟人性至孝侯景亂歲饑乃賣妻臧氏于富  
室假穀帛以養母高宗時侍宴取珍果還以遺母因嗟  
嘆勅所司餉其母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父煠嘗患消渴嗜鮮魚昭身自結網  
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  
衣綿帛不食鹽醋目惟食麥屑粥一升而已每一感動  
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為涕泣母陸氏繼亡兄弟  
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莫識焉

徐份性孝友父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晝  
夜不息者三日陵遂愈

王知玄太原人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  
而卒宣帝嘉之詔改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

北魏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孝文太和五年為北郡太守元明以  
違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疏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請歸奉養以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  
詔下州郡表爲孝閭復其租調

長孫慮代人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授之以杖便即致  
死縣拘直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  
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病旦夕兄弟五  
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尚始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  
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爲奏孝文帝詔特恕其  
父死罪慮從之遠流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遭繼母憂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及終  
制鬻髮盡落有司以聞宣武帝旌表門閭蠲其徭役

李顯遼陽翟人父喪形體毀悴六年廬于墓側哭不絕聲  
殆于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聞靈太后詔表其門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  
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  
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旌表其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髮落殆盡聲  
聞邑里盜賊不侵其鄉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  
二親母亡杖而能起鬻髮墮落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  
晝夜哭泣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月風  
電所經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電便止禾麥



十項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電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州  
以聞奏表其門閭

楊引襄垣人三歲喪父爲叔所養事母至孝母年九十而  
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  
衰食粥衣履誓終其身有司奉宜旌賞詔復其一門扁  
其純孝仍詔集書標引至行又假以散員之名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殯彼後歸魏遂  
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  
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

瞿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  
以身代叩頭流血踰年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  
喪盡禮時人稱之

楊固爲洛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  
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宗族咸加  
嘆服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爲爾朱氏所害就收捕  
時年九歲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刃  
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北齊

陸邛字雲駒代人也父喪居憂哀毀骨立母魏上庸公主  
教訓諸子以義方邛克遵母訓動依法度朝廷發詔褒  
揚之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繼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



沉篤頓伏牀枕致成風疾以弟搏死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弟彥師亦有孝行

楊愔字尊彥魏太傅津之子幼喪父嘗詣舅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號泣感咽子恭亦對之戲欵爲罷酒後爲神武行臺右丞適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哀毀骨立神武憫之嘗聘梁過家舊佛寺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病瘵不成行

周

秦族洛川人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母沒哭泣無時惟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邑人上狀詔表其門閭

陸政吳郡人性至孝初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遂居長安其母生長吳郡好食魚而北土艱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時人以爲孝感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皇甫遐河東汾陰人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晝夜勤力未嘗暫停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寇雋馮翊人與兄某並有志行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少有至性七歲父顯遇篤疾  
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不得憂悴不知所爲  
忽于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  
以爲至孝所感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有孝行父季遠卒于揚州遐自襄  
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  
中流風起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  
嘗乳間發疽醫不能治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遐應  
聲吮之母疽遂瘳咸以爲孝

隋

田德懋高平人丁父艱哀毀骨立廬于墓側負土成墳

祖聞而嘉之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年二十  
五郡察孝廉以待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  
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  
綿粟各有差高祖受禪屢加褒賞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性至孝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  
恒青有鳥棲止因舉聲哭鳥爲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  
表其廬子士雄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庭前有一  
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  
復榮高祖聞之歎其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薛濬字道頤河東汾陰人少孤養母以孝聞高祖聞濬事  
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丁  
母艱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  
京至鄉五百餘里足指凍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  
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籍藁  
而卧隋平陳夜發其陵焚骨取灰投水中而飲之旣而  
自縛歸罪高祖義而釋之

田翼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  
食不食則否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  
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朱昌寧永城人有孝行母病思瓜時方四月瓜未熟昌寧  
號哭于瓜田中一夕瓜盡熟昌寧取以奉母母食之即  
瘥開皇中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裴子通聞喜人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  
鳥巢於塚樾兄弟八人皆有孝行詔書旌表世謂義門  
裴氏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  
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于墓側負土  
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練而已

華秋汲郡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養母秋容貌  
毀悴鬢髮盡改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人欲助之者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七十一  
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有司大獵見一兔入秋廬馴擾  
左右久而不去郡縣以狀聞詔遣使勞問旌其門後群  
盜起往來廬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里賴秋全  
者甚衆

陳孝意河東人少有孝行煬帝大業中爲侍御史以父憂  
去職居喪盡禮有白鹿馴擾其廬人以爲孝感未暮起  
授雁門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未嘗不絕倒悴毀  
骨立見者哀之

荆可河東猗氏人苦身勤力供養其母甘旨終無匱乏母  
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葬母之後  
廬於母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不櫛沐菜食水飲哀感

遠近文帝令州縣表異之

劉士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虎狼  
馴擾爲之取食文帝旌其門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  
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

李孝子吉水人幼喪母哀毀踰禮事父孝養惟勤父歿未  
及葬比舍失火火驟至慟哭伏棺死有司世表其墓

陳果仁晉陵人事繼母以孝稱母病思牛炙適屠禁割股  
作羹以進病良已郡上其事詔表門閭

徐孝肅汲郡人事親以孝聞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  
母父狀因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饗祭養母



至孝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歷歲見者憫焉母終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垂二紀被髮徒跣以終其身弟備德卒其子寔默亦廬于墓世以孝稱

李德饒柏人天性至孝父寢疾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下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數升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

崔定博陵人丁父母憂齋居三十餘年蔬食衰服刻木爲像晨昏定省隋末群賊蜂起莫有侵掠者詔免其課役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十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孝子三

唐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哀毀過禮州閭稱之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歸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植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吊拜員外散騎常侍賜段物四十旌表其閭

房玄齡臨淄人父病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薛萬備燉煌人爲通事舍人初丁母艱截髮以充歛及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太祖聞而嘉之降璽書吊慰

土君操即墨人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之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克手歷三十年不克報乃今洩憤願歸死太宗貸之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詢父所在母告以故即哀求尸時白骨遍野少玄饒膚血漬齒果獲之創病彌年貞觀中事聞拜王府參軍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黃桓邵武人母喪廬墓三年芝二本生墓側邑素無鶴時有鶴來巢于墓貞觀中旌表門閭

任敬臣字希古棗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顯親揚名可也遂立志從學後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隕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乃稍進饘粥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沈季詮字子平豫章人少孤事母孝貞觀中從母渡江母溺焉季詮號叫投水救母食頃持母臂出與詮俱死矣



都督府謝叔方遣人具禮祭而葬之

張無擇慈谿人高宗時官至中散大夫遷和州刺史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漿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今有孝子祠在邑之西南春秋祭奠以後裔之孝者張福

記事

支叔才定州人生有至性隋末荒饑丐食野中將進母爲賊所執欲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銅鞮知壽同官人來徵中父爲族人所害知壽與弟知爽候諸途殺之爭自首罪以弟首謀乃論死臨刑曰仇已報死不恨知壽投身委頓身無完膚舐知爽血盡乃已

見者傷之

程才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永徽中授儒林郎旌之

武弘度士贛之兄子也永徽中父卒于徐州聞喪截髮徒跣奔赴廬墓側負土爲墳晨夕哀號悲感行路廬前樹生素芝方圓一尺又有野狸每至弘度齋時必來求食帝聞之下詔褒美旌表之

趙師舉絳州人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傭夜讀書父之手殺仇人詣官自陳高宗原其罪



裴敬彛聞喜人父智周暴卒敬彛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病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請急倍道歸果聞父喪羸毀踰禮事母復以孝聞高宗乾封中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彛每自輿之以候母既居喪哀勸毀瘠詔贈纒帛官為作靈輿

陳元慶下邳人父爽為縣尉趙帥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乘間殺師韞詣官自首武后欲宥之陳子昂請伏辜而旌之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山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尉柳冕為刻石題其事

元讓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擲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其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弟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世為首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嘗有疾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瑩作廬畫以田貲讓兄弟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李迥秀字茂之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即出其妻後所居堂產芝犬乳隣猫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王友貞瑯琊人弱冠母病篤醫云惟噉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求理乃割股肉以貽親病尋愈貞亦無苦則天聞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而奇之命就其家驗問特蒙旌表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  
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去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少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  
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常戒訓玄暉辭語切至  
玄暉遵奉教戒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楹

潘晃廣德人事親孝嘗役京師夢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  
還宿于道神復曰父病已愈矣歸果如夢人以為孝感  
及父卒廬墓有芝草之異玄宗時旌其門授廣德令

梁文貞閔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

穿壙為門晨夕汛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

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墓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

甘露降瑩木白兔馴擾縣令刻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

景先表貞孝絕倫類詔付史館

沈景筠烏程人性至孝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則奔  
墓所號哭云某在此賀知章為作孝德傳

鄭潜曜滎陽人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潜曜侍左  
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洗面主疾劇潜曜乃刺血為書  
請諸神丐以身代火其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主  
愈戒左右無敢言

滎壁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河南尹崔尹甫奏壁割



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宣付史館從之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母亡廬于墓側食不塩酪卧不茵席服除補魯山令顏真卿臨沂人顏子之裔事親以孝聞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母病輒不飲乳恹恹有憂色或以珍餌說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玄宗天寶中表異其門

張璠張琇河東解人父審素官雋州都督被誣為監察御史楊汪所殺琇與璠尚幼徙嶺南父之逃還汪更名萬

頃璠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伺萬頃于魏王池璠祈其馬萬頃驚不及闔為琇所殺張九齡議當貸死裴耀卿執不可長卒殺之臨刑賜食璠不能進琇怡然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憫之

計泊會越州蕭山人舉孝廉肅宗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甘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至火滅歲旱泉湧廬前芝草屢生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九歲能屬文父伯祥為好畤尉安祿山反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釋之寶應初舉進士官至同平章事以右僕射致仕

李貞古南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



貞古孝行彰聞請付旛司旌表從之初貞古六歲而孤  
母欲改嫁貞古雨泣懇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不  
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鼠見於墓門猛  
虎馴於廬前

賈直言父道中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令其父  
拜四方辭上下神祇嗣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  
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感父死  
直言亦自此病瘳

王讚諱梓潼人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衰麻黜陟  
使常禎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讚諱爲首

何起門建德人父死廬於墓大曆中刺史蕭定以狀聞表

其門

徐仲源望江人性至孝母疾刲股爲羹以食邑宰以事聞  
德宗敕名所居里曰昭賢鄉曰孝感後母卒葬宅東南  
隅母性畏雷凡遇雷震輒伏墓曰仲源在斯仲源在斯  
郡守復上其事再命築孝義坊賜白華軒以彰之

趙翺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沒廬墓刺血以爲佛書及父沒  
益毀瘠後翺死子光遠毀瘠如其父詔表門閭

楊炎鳳翔天興人父喪廬墓號慕不絕有紫芝白雀之祥  
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聞門楹六闕

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  
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林攢字會道莆田人貞元間仕爲福唐尉母亡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旣葬廬墓右有白鳥甘露之祥觀察使遣官  
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  
而露復集鳥亦回詔旌表其墓隧門間復蠲其家徭役  
董召南安豐人讀書苦學事親以孝聞韓愈作董生行以  
送之有云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  
魯季文清江人貞元間廬父母墓每思江水遠不可汲忽  
一虎于廬側跑地得泉人以爲孝感所致  
章成緬於潛人喪母廬墓烏鵲來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  
其門人以章孝子稱之

絕而復蘇遂廬墓終喪哭不輟聲居拜左拾遺嘆曰于  
祿養親耳得祿而親沒何以祿爲堅不起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  
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刺  
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表贈其父渤海太守悉達欲  
改葬亡失墓所號泣推尋晝夜不止哀禱于神方出行  
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九喪哀感  
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閭復役以表孝義  
杜羔洹水人貞元初舉進士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  
不知所之羔遍求不獲後隨從兄兼仕澤潞判官兼鞫  
獄于庭羔在側有一姬熟視羔曰此少年貌類吾夫詰



之即羔母也遂迎歸又訪父墓所在邑中父老無知者  
館佛寺中日夜悲號忽于柱上見字数行拂視之乃父  
遺跡云吾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問之羔哭而往果  
得父墓元和中仕至工部尚書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  
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曰廣孝聚大中時表  
其家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  
死博武號泣赴水救之亦死嶺南節度使廬貞俾吏沈  
畧訪獲二尸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塚詔爲刻石

廖洪萬載人家貧養親至孝二親亡捧土成塋結廬于側  
哀慟不絕有青蛇白獸之異咸通中詔加旌表

朱實積州人自喪親後廬於墓側遂至逾年竟以斃卒

陳岷鎮州彭城人居父喪哀毀廬于墓側不掩墓門

張士巖汴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獾啣魚至前  
待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  
依之

焦懷肅益州人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  
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  
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巢縣人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  
廬于墓



尹嗣宗性至孝親沒居喪踰禮子怵侍養彌篤嗣宗卒廬墓產紫芝孫恭先曾孫仁恕皆有孝行被旌表世稱其一門四孝

張阿九趙言俱京兆人阿九母病割股肉餽之疾遂愈言亦割股養母事聞朝廷嘉之賜阿九及言物五十段以旌表其孝行

張常洧字巨川句容人天性純孝父沒廬墓三年廬側產瑞芝十二莖太守表奏旌其閭姪孫公珽亦以孝聞時人謂張氏孝傳三世云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舉明經高第授校書郎父喪負土作塚詔賜粟帛旌其孝

馮猛邠州新平縣人居喪以孝聞慶雲見冬杏結實詔有司旌表其門

許利川為睦州司士參軍居母喪以孝聞有芝草八莖及連理樹一株產於廬墓詔旌表其門

樊漪邛州依政縣人居父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兔鶴馴擾木連理慈竹自生詔表其門閭

張球信州弋陽人父歿五年廬於墓側哀毀過禮墓門墀上生芝草七莖有鵲巢於墓之藜竹詔旌表其門

尹務榮陽彭城人喪親廬於墓側有芝草之祥詔旌表其門

應光東郡人父亡廬於墓側生芝草連理樹詔旌表其門



常弘宗京兆人葬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莖見者以為孝感詔免其課

竇群扶風人母卒醫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

路敬淳具州臨清人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竟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識也

許康佐登進士第以家貧母老為知院官人或輕怪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府辟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嘗命操主炊為三弟設席及遣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如僮僕三弟嗜酒縱逸抵忤於人詎及其母操涕泣拜解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

京邑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時人以為孝感

李興安豐人父死捧土成墳廬於墓左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廬上產紫白芝醴泉湧出人以為孝感柳宗元作孝行銘

吳奉廣陵人性至孝太守張載舉為孝廉

何澄粹青陽人性至孝母沒哭墓哀毀而卒時稱孝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父福年老患目凡



飲食非師貞親調則不能食兄有疾經旬不差師貞衣  
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  
貞求之藥肆莫能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  
而求之兄疾遂愈後父沒居喪有雙白雀飛宿戶間除  
几筵之日對師貞悲鳴狀若躡踊久之乃去

朱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親歿哀毀過禮有赤烏  
白鵲棲其庭樾觀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弟敬則好學重  
氣節與三從昆弟居四十餘年皆產無異

李孝子者霍王元軌孽子也年十一母獲罪于父被逐孝  
子隨母別居母病思食肉嘆無酬直因割股充膳

梁悅富平人父爲秦果所殺悅殺果詣縣請罪憲宗詔流

循州

唐海巢人母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田產嘉禾一本

五六穗

孫旣莒州人少孤母亡執喪哀毀廬墓側髮鬣面垢疋瘵  
骨立有泉湧于墓所里人名曰孝源泉

吳海邵武人母喪廬墓十三年墓側產芝二十莖

侯知道靈州靈武人居親喪作塚作壙皆身執其勞鄉人  
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墓次哭泣無節七年不止垢塵積  
首率夜半撫墳踊而哭鳥獸爲悲號時邑人程俱羅孝  
行不異知道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

陳太竭浦江人武昂之子二親併亡即墓手藝松栢終身



衰麻哀哭弗輟每奠果穀烏鳥不啄

賈會京兆華原人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

閔中曾子既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袁鳴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于墓側啣哀發聲猛獸咆哮

而至既見搖尾有仁心當哭必來既哭而去

郭景華蜀郡人孝行過人父亡景華晝夜啼泣喪明宅中

忽湧甘泉因以洗目明漸復

按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

以父母疾多割股而進甚至割肝剖心不顧滅性者然

而親疾徃徃痊愈果人肉之功歟抑精誠所格獲冥佑

奉天趙正言

滑縣清泌

羽林飛騎談榮祿

鄭縣吳孝友

華陰尹義華

潞州張光玘

解縣南鍛

河東李忠孝韓放

鄆陵任客奴

絳縣張子英

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

河東將陳涉

襄陽馮子誠

固雍孫入

虞鄉張抱玉

滑縣英秀

榆次馮秀誠

封丘楊嵩珪劉皓

清池李庭玉弟庭金

繁昌朱濟

歙縣黃芮

左千牛薛鋒



河陽劉士約

以上皆以割股旌表門簡名在國史雖其居喪廬墓至  
行事實未詳然亦因地著名于右庶足垂不朽云

萬年王世良

長安嚴侍封

涇陽田伯明

華原韓難陀

華州王曇雲

下邳張萬徽

鄭縣辛法汪郭士舉郭士度鄭迪柳仁忠熊君德劉崇甘

元爽韓子尚韓思約

朝邑申屠思恭呂昂

鶉觚張元亮

靈臺孫智和

宜川司馬芬

洛交周崇俊

洛川何善宜

冀州燕遺信

滄州鄭士才

清池孫楚信劉賢

渤海邊鳳與

瀛州朱寶積

樂陵蘇伏念

具州馬衡

邯鄲章徵

鷄澤馮仁海郭守素

文安董相

沙河趙君惠

南樂谷感德

武邑王達多張立感張藝朗孫思才張義節

魏縣毛仁

武城茹智達

歷亭王師威李肆仁

臨河李文綱

湯陰后斤奴

彭城彭思義陳岷田提岳

太原憲遺仁王知道

蒲州賈孝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七十一

十四

二百二十二



解縣衛玄表

南岳張利見

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

勳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

虞鄉董敬直

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

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

河西郭文政

伊闕任仲

陳留家師諒董允恭

尉氏楊思貞

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

陽武時惠珣

封丘楊嵩珪

許田李熙道

郎山胡君才

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

徐州皇甫恒

荊州劉寶

長壽史搏

益州郭景華

鄆縣曹少微

涪城趙裡

資陽趙光寓黃昇

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

依政樊漪

巴西常士宗文懌榮暨子詮

南鄭李貞古

南陵蘇仲方

鄱陽張讚

樂平謝惟勤沈晉姜岨

上饒鮑嘉福虞鎔真

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

貴溪黃舟

建昌熊士瞻

臨江袁鳴

贛縣謝俊



餘杭何公弁方宗

桐廬祝希進

諸暨張萬和

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瑾

信安徐知新徐惠謹

東陽應先唐君祐

建陽劉常

邵武黃亘張巨錢吳海

泉山黃嘉猷

永泰王夔

以上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雖無事蹟可紀而志乘所載不敢逸也

後梁 王去奢趙州軍人疾漸篤其子三人纘繹各爭割

已肉以供其父纘割左股繼割右股繹割左右股去奢

食之病遂驟愈太祖嘉其孝行令本道給醫藥賜以幣

帛

後唐

韓德潞州屯留人同光中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墓側累年

種瓜合歡同蒂詔旌表之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以祭

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後晉

李澤濮州人刻木為父割股乳奠祭廬墓持服

宗修已濟州金鄉人父母亡葬送後辮髮跣足日一食截

指祭奠廬於墓所

北漢

王殷大名人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七十一

七

三百廿三共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者即不敢往爲刺史政有小失母輒責殷殷即以杖授  
婢笞于母前母亡哀毀如不欲生

孟熙販果實養親承顏順志不憚苦辛其父常云我雖貧  
養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於地寢處  
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  
斤遂巨富焉

後周

柳敏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遭母憂居喪旬日  
之間鬢髮半白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見而異之特  
加廩賜

張藏英范陽人父母爲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于幽州

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  
問居道避于關南藏英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  
携鉢過伏居道舍伺其出擊之仆于地嚙其耳啜之遂  
擒歸設父母位陳酒箴縛居道于前號泣鞭之齧其肉  
經三日剗其心以死即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  
薊間目爲報仇張孝子

宋

劉孝思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思割股肉斷左乳以食之  
母病心痛又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及母卒爲傭  
富家得錢以葬富家養爲已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思  
舐之復能視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羅居通成都人親喪廬墓感甘露芝草之瑞開寶中授延  
長主簿

李璘河間人晉末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軋  
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  
坊側璘手殺友而不遁自言復父仇太祖壯而釋之

常真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茹葷開寶間兩詔旌其  
門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療疾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  
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中詔旌表之

甄婆兒京兆鄠縣民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  
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  
避仇徙居後稍長大悲泣曰大讐不報何以生爲時方  
寒食具酒殺詣母墳慟哭歸取桑條斧置袖中徙見知  
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以斧砍其腦殺之太宗嘉其  
能復母仇特貸焉

郭琮台州黃巖人至性孝悌少喪父常有罔極之嘆事母  
張氏極恭順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  
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  
析母壽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  
太宗至道三年同里狀其孝行詔旌門蠲役黃巖之人  
感其行善事父母者極多

陳侃字君和永泰人事親以孝聞親有疾省膳嘗藥夜不  
解衣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至道二年郡守何



蒙上其事太宗嘉之詔旌門曰孝門賜母李氏粟帛  
祈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鬪超毆  
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帝召成元  
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殮具

王翰南宮人淳化中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復  
明詔賜粟帛

沈正泰州海陵人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  
人死正中途偶見父恐迷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  
屍警巡者捕逮怡然就戮聞者悲之

呂昇萊州人性孝父權失明昇剖腹探肝和藥以進父服  
之復能視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刻像奉奠如平生孝道純篤真宗咸  
平中旌表

易延慶鈞州上高人父喪廬墓致紫芝玉芝之祥以母嗜  
栗墓側樹二栗後成連理蘇易簡等爲詩贊美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傭身事母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  
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墓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  
氏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蒂同實木連理又有巨蛇  
繞其側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旣而知是義  
物悉還之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葬母空墳旁潛匿其中經三日家人  
知而發取之尚無恙乃終身廬墓側



成象渠州流江人父母被賊李順驚悸而死廬于墓側以  
衰服襟飾土墳上日三斗虎豹環廬而卧無畏色齒  
餘集廬中禾生墳側吐九穗知禮者為書諭之遂歸教  
授號成孝子

龐天祐江陵人性至孝父疾割股以愈之父卒後結廬其  
側晝夜哭不絕聲知府陳堯咨上其事旌之

陳思道江陰人鬻鹽為業母病衣不解帶雙目瘡爛母喪  
水漿不入口七日後結廬墳側拒妻子不與見夏時種  
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衛廬而卧咸平  
三年旌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

改適母嘗戒之曰汝等長必復父讐景德中斌兄弟挾  
刃同志元于道刺之不死即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詔志  
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詔日夜號  
泣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真宗顧左右  
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母疾篤刲股進藥疾愈後母卒廬  
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資洗滌祭奠  
器用感夢得泉人稱孝感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  
丁雋新喻人事父母至孝大中祥符間旌其門



周善敏益州雙流人喪父廬墓又割股愈母疾大中祥符  
年旌表

李祚徐州豐人喪親廬墓二十七年大中祥符年旌表

黃德輿資州人葬親負土成墳甘泉湧出大中祥符間旌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舉進士親卒負土成墳廬于側有群

鳥飛集哀鳴不去又有兔馴于坐隅祥符中旌

李玘宗城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廬于墓側天禧中

郡守張智以狀聞詔賜粟帛

盧世豪贛州人仁宗天聖中母歿廬墓廬中泉湧一虎為

守視有巨蛇入墳俄震死縣令陳廷捐其事于石

范廷召棗強人父鐸為里中惡少所害召手刃父仇剖取

其心以祭父墓

鄒長孺字齊賢泰寧人仁宗時與太學試居上第聞父喪

哀毀過禮既葬廬墓芝生塚上

鄧中和開封長垣人慶曆中親喪廬墓負土累墳高三丈

張揆歷城人父蘊病刲股療之舉進士慶曆中知益都

江白建昌南城人為勤尉父卒負土成墳廬其側晝夜號

泣終制猶然轉運使以狀聞賜粟帛醪酒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親墓側虎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

白鳥集墓上

趙林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

子嘗夢父母曰汝至孝孝子不價求錫爾類天必相汝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及子颯執父喪而甘露降未幾卒于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范仲淹字希文平江人性至孝幼隨母適長山朱氏後貴迎其母歸養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仁宗時登進士判汝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卒詔賻其家

曹矩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聞其任都官日父汝弼贈殿中丞燦黃之夕芝產塋上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爲忠孝鄉孝芝里孫央死于方臘之難時稱忠孝曹家

安丘人善事父母父卒葬邑西郊朝夕哭奠風雨不其妻馬氏從哭焚香于臂母卒亦如之邑令馬驥以事

聞進士周元宥銘其墓碑刻尚存

朱道誠金州人母卒廬墓冬筍生瑞竹履其墓詔賜緡米號朱孝子其子揚善孝亦如之至和中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嘗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汎舟幾覆頌以母在舟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衆以爲純孝所致

林正華字君輔福清人至和中入太學後棄歸養母母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卜葬于湧泉山鑿石營壙手舐足胼不少暇旣葬廬于墓寢苦枕塊哀慕不已俄而祥雲滃甘露降烏鳥翔集虎豹遁藏鄉人白于官旌之正華安之六代孫也安母死廬墓旁石湧泉閩主異之以其



廬為湧泉寺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

申積中成都人樞樞中楊繪求為子及長知非楊氏而口

絕不言年十九登進士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

一妹為畢婚娶始歸本族復姓申氏人以純孝稱之

毛安與洪雅人九歲父喪土成墳廬其側三年知益州

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餼其事以聞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熙寧親老家貧授學江浙每歲

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遠遊即里開教生徒最

持歸以佐母膳母膳之強進食

陳道周湘潭人少孝母沒廬墓自陶磚日

成五枚歷四年甃墓高三丈墓成而道周繼亡從葬母

傍鄉人立碑表之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性資至孝奉母安康郡君每夕親

為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于職故史傳稱其孝友之行

追配古人

朱壽

子唐叔揚州天長人初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

母學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

之不已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

秦與家人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時母年

七十餘就官

李肅之野城人廬墓撫幼孤弟承之成立

四百十五



神宗稱其一門

錢褒平江人性純孝

口形容豐瘠終制

中郡守兩聞于朝乞

彭瑜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每旦夢見母願天願知母所在

一日人告在泰和為倪氏婦遂市婦人首飾造門須臾

母果出遂為母子如初倪卒瑜迎歸養

沈宣梁縣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年晝負土夜附棺而

卧為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中褒賜粟帛

郝戴石州定胡人貧時人或貸以錢者留五六年不用復

還之舉進士為通山令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請致

仕為父求官執政論使赴官可推恩于是留妻子獨奉

父行踰歲竟謝事未至鄉而樵卒自畚土造墳人有助

者隨撤之服除詔賜粟帛司馬光為銘其墓

鄧宗吉簡州安陽人父卒培土為墳廬其側甘露降焉號

鄧孝子

趙君錫洛陽人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離左右夜則寢

于旁几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肯否櫛髮

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

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

司馬康字公休夏縣人溫國文正公光之子也事親至孝

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光薨喪祭皆用



禮經家法居廬蔬食寢于地遂得腹疾竟以是卒贈右  
諫議大夫

仰忻字天祝永嘉人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躬自負土廬  
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  
艾君瑜來豐人性至孝母疾革封股和藥以進病果愈母  
喪廬于墓側崇寧中郡守以聞詔復其家

劉詵福清人崇寧中歷官太常居母喪盡禮有芝產墓側  
陳天隱蘭谿人端重好學事母以至孝聞大觀初詔以孝  
弟睦淵任郵忠和八字旌其門

趙文澤麗水人六歲喪父廬墓有群鼠啣花白鶴來巢之  
異郡表于朝大觀初詔賜帛五十四匹

李華涿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疾華衣不解帶者十  
餘年有田十餘頃穀貴平價食其一方大觀政和間蝗  
數害稼不食其田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天稟三歲喪父求之甚哀  
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  
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  
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十悲慟  
嘔血廬墓三年卧苦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  
絕聲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孝聞詔  
賜粟帛皇祐初近臣僉言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楊州  
司戶叅軍爲楚州教授使者交薦累改宣德郎監中獄



廟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毛溥吉水人父嬰疾嘗藥而後進兩目盡瘡父卒未踰月  
母繼亡溥哀號慟絕水漿不入口以哀毀卒弟洵連中  
進士拔萃科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辭位父母繼亡親持  
錘荷土以為殯手胼面黥親友不識廬墓凡二十一月  
朝夕哭踊食脫粟飯抱疾歸數日卒詔贈帛五十匹米  
五十斛

李籌李衡吉水人同乳兄 幼而孤每以不逮事親為

恨政和中改葬母于塢 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  
所產木一本兩幹高 後合於一至末分兩幹五枝

張根饒州德興人徽宗 初散大夫終于家性至孝父

病盡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豚及鱔母終根不復食母  
方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鳴

楊慶郵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割股肉啖之後母病不能  
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瘥父之乳復  
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  
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於墓亭郡縣  
以事聞宣和中下詔旌表

苟允中中江人葬父自培其墓三年有虎豹馴擾其旁醴  
泉湧其下

趙伯深字逢原父曰子泗宣和間為棣州兵官屬奉檄往



塞上伯深與母獨居棣屬金兵渡河母子相失伯深訪求二十餘年入滇至瀘南得之母子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賦詩美之

張琪莘人靖康中有賊掠村琪負母而逃賊欲害之一賊曰此孝子也遂得免

王珠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喪廬墓芝生數本枯竹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廬墓有瑞竹靈芝之應

王大臨吉水人建炎中胡馬南牧父被虜大臨年十二三徒跣從行盜欲兵其父抱持號哭請代盜義而免之

汪與成銅陵人一家百餘人盡斃于建炎之難獨遺與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形骸不存刻木肖形葬

而後附葬

申世寧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六襲鉛山父愈未及出戶遇賊欲殺之世寧年未冠引頸願代賊感其孝兩全之

李彭年紹興進士嘗割股愈親病歿感慕不已蔬食終身事聞旌表

楊芾吉水人奉酒肉事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中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欲加兵芾哀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

三日矣賊義而釋之

李儼甫鄱陽人母疾籲天割股疾亟鑿肝以進母疾頓蘇紹興間表之曰孝子李儼甫之門

王進慶澄邁人性至孝紹興間其母陳氏病瞽而疾且殆



進慶刲股為粥以奉母疾愈瞽目復明

程俊徽州宜陽壯人幼歲父母陷于夏國號泣自毀幾不能生後為中大夫虜州防禦使權鈐轄隴右都護悉捐家財數十萬以贖父母西嚮號泣祈禱飲食幾廢夏人感動遂歸其母邵氏既歸日夕侍奉承顏色紹興十年旌表門閭又事族兄恭謹諸弟友愛復收養母邵氏族黨百餘口服食器用與已同焉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烏鵲來巢木生連理之異紹興中太守葉顥延入都學奏於朝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劉暉字彥冲崇安人父齡死靖康之難痛憤哭墳二年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

郭義字處仁莆田人客錢塘聞母喪徒跣歸每一慟輒嘔血及葬廬于墳傍甘露降白鵲馴集有司上其事紹興十三年旌其閭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直坐殺人當死惠明乞以身代不許乃齧斷指取艾灼頂辭旨甚哀太守曾開奏聞詔減父死而釋之因名其所居為孝弟里

胡師徐字宗武崇安人紹興中第進士幼失怙事母盡孝朱文公亦稱其操行母喪廬墓三年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天性至孝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



離左右父死喪葬盡禮

李彭年廣德人紹興中進士以二親沒于兵蔬食終身郡守洪興祖聞于朝詔旌表其門號孝里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事親以孝稱秦檜當國植丐祠奉親竭力以奉甘旨恪恭于職務得親懼檜死方有意大用以母老固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性至孝高宗時為將母在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襯還葬累詔起復飛連表乞終喪廬母墓側哀毀過人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為之枯縣令餽粟帛以旌其孝乾道間詔舉孝廉李宗質字文叔先濮州人文定公迪裔母展氏罹靖康亂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行次江州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居郵之石塘色養者二十餘年樓鑰銘其墓楊萬里為之傳

張超定海人年十九父瑩患氣疾革懇禱無效乃割脅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愈軋道四年守趙伯圭命縣優恤嘉泰四年令葛洪復其家封殖其父母墓禁樵採焉吳璿定海人母宋氏卧疾璿割股療之而愈妻楊氏亦遭疾子安時皆割股以愈嘉定三年建崇孝門旌之



袁鎮奉化人端平初父年七十病羸割股和藥愈之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

江文卿永新人端平間其母病革不可療文卿割股和藥進之病遂愈詔表其門

張茂馮忠俱上高人端平嘉熙間父母病篤皆割股以進遂愈同郡又有割股救父者李德勝聶汝清黃顯吳應發盧十一仇大任晏十二救母者王文旺吳仲三雷大年劉信伯戈廷秀

張興渭德化人性至孝母楊氏病篤累百藥勿效興涓窮迫即醵天欲割肝以進既而母疾立愈淳祐六年有司奏表其門

王仲友武寧人淳祐七年父文才病劇割股作肉糜以進疾遂愈有司爲書篤孝之門

張季和上猶人咸淳間割股救父時稱孝子

東崇芳丹陽人德祐時北兵俘其父國寶崇芳詣軍門號泣請代父于是釋國寶留崇芳久之憫其孝思縱之歸父子皆得免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水人少孤貧里人聘爲弟子師食舍肉主人矚知其遺母爲別設一器馳送乃肯食肉隣兒無不感動兄嫂俱早世一姪年五歲一姪生甫數月守道時未有室無能乳哺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

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巖



避地山谷間父爲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  
願代父死宗熾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祠絕矣吾  
寧自死賊兩釋之

夏侯訢字長况寧陵人侍母疾衣不解帶者二年母憐其  
苦令出便寢息訢方假寐忽夢其父告之曰汝母疾沉  
痼非凡藥可愈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居室後桑  
枝上訢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病頓瘥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事母至孝嘗行至封康間方念無以  
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母疾思鹿肉忽虎啣一鹿置  
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顧忻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每雞  
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母  
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失父家貧至孝於母後稍豐厚孝心  
益堅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諭之曰汝年  
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  
經手意如有失耳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新出必先求  
以奉瓊瓊必倍酬其價或問之曰異誘其甘滑以奉母  
豈議價乎淄川人張用聞其至孝因遷與隣居

羅避雩都人父卒負土爲墳廬其墓蔬食飲水三年縣令  
劉藻躬造問之

吳二臨川水東小民事母至孝一夕忽夢人言明午當震



死吳以老母在堂求救護不得又恐驚其母侵晨具膳以進白母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晦暝雷聲闐然吳益慮驚母輒閉戶自出野田待罰頃之雲開吳亦免禍亟歸拊其母是夜復夢以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自是孝養其母終身

朱秦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一日入山遇虎負之而去秦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棄秦於地疾走不顧如人驅狀秦匍匐歸母持之泣秦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以金帛遺之目爲朱虎殘

郭居敬尤溪人性至孝事親左右承順得其歡心嘗據廬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槩序而詩之名二十四孝詩以訓童蒙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有白兔白狸馴擾其旁白鳥白烏日集墓木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後與父離居覩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鄒致新昌人事母篤孝母死廬墓有芝五色產焉  
沈麟性至孝父死廬墓感慈烏集廬之異



曾肅泰和人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有慈鳥來巢之祥子安止安中安強皆登科第有節行

鄒異長樂人親終廬墓凡六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許知言閩人父逢言弟知白知什知億母病知言兄弟昕夕不離側越三月藥弗効知言乃齋戒籲天割股肉烹調以進母病遂愈年七十卒知言兄弟哀毀踰禮俱燃香于臂以資冥福

林公遇字養正閩人性孝謹初以父蔭補寧化尉不忍舍朝夕養乞奉南岳祠弟養直亦有至性母歿養直兄弟懼戚其父服勤左右跣步不離每夜闌燭盡不忍退上官怡字友先閩人母年高羸疾方暑晨夕侍側驅蚊蚋

不寢逾月居憂極哀毀二兄繼歿奉嫂撫孤敬愛兼至

史本鄱陽人性至孝父歿廬墓悲號有芝草之瑞

姜峴樂平人性至孝庭生連理木刺史常頌署曰姜峴行孝有聞兄弟兼美陶我王化毓此休祥

王凱字和中晉江人事父母篤孝居喪廬墓三年不忍去與其弟相友未嘗一日離

黃槩字平叔龍溪人父忠助遺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泣曰苟疾愈雖子孫饑餓我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氏年九十九父將卒曰爲人子者如爾甚少吾願爲爾子以報言畢而卒後槩妻有娠將彌月夢其舅曰吾某月日某時爲爾子及期生子彥臣官至朝散大



夫封槩承議即賜緋累贈朝散郎

徐定豐城人性至孝父國會卒廬墓三年晝夜不絕哭有紅紫牡丹忽變為白號大孝子定于義未弱冠居父喪足不履房闈寢于墓號少孝子曾孫傳霖事親孝謹人謂徐氏世襲孝子

過昱豐城人母早卒刻木為像早暮飲食必以進愈久愈虔考古人勉于孝者類成三十卷號至孝通神集

丁天錫如臯人事母克盡愛敬盜忽入其家以刃脅母索財天錫勇往爭之曰寧殺我所有任取之勿驚吾母盜因感動曰天道不殺孝子遂捨去

吳汝明揚子人志興之子性至孝嘗割股療母疾有靈芝

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他室廬皆焚蕩汝明室獨存嘉  
定中旌其門

張汝明廬陵人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羸疾行步輒踣夢父諭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驗人以為孝感柯應烈建德人性孝母閻氏病不解衣侍湯藥癯瘠盡瘁每夕露禱減筭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延一紀後果如數

羅裳新喻人性至孝母病篤剔肝以救剜腹未寸許及摧折母病亦瘥

查道歛人性至孝母病思鱖羹市無鬻者道泣禱于河得之母疾遂愈初應試貧不能就道親舊贈錢三萬遇父



友呂翁將鬻女營葬盡與之且嫁其女

蔡定字元應會稽人父革坐法被繫時年七十餘美法當免繫胥削其年籍而入之罪定詣府請代弗許仰天呼曰父老而刑定生何益自赴河而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也立命出革厚為定具棺殮而撫周其家

章瑑丹徒人事親盡孝母亡思慕切至墓上枯竹復生

鍾佃龍南人性至孝喪母盡哀有群鳥鳴于墓人名其廬曰感鳥堂

陳宗末嘉人年十六母蔡氏病篤割股為餌病愈已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為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黃觀象江夏人家于賢興居喪哀毀廬墓六年墓側產芝

詔賜粟帛蠲其役旌之

伍瑞厚安福人事父母以孝著部使者聞於朝賜號孝節處士

祁瑞字坦之膠水人性孝母卒廬于墓旦夕悲號經隆冬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之異詔賜粟帛

甯從龍浮梁人事親以色養母疾嘗割股事聞授徵仕郎以旌其孝

熊仁瞻建昌人為宜春令居父母喪廬于墓側有慈鳥來翔事聞詔旌其門



上官超光澤性純孝母病篤剗左脇取肝飼母已而母愈縣令張炳其門曰孝感

薛半千字子中帶疾轉劇乃仲兄復焚香親側雍雍愉

義坊以旌之張以中甌寧人仕舉生事既盡孝及父歿訃至哀毀踰禮自以親老在堂宦遊于外且有厚祿生不能為養死不得就殮遂不食哭死道中詔旌表其門曰純孝之家

檀念二母章氏病幾絕念二剗脛取髓食母母遂愈王希呂上其事詔付史館仍令有司優給李繼成河南人母卒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郡守上其事詔旌門廬賜以粟帛

楊祥事親盡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褒封至孝公植坊墓道以旌之江白南城人為鄞縣尉父卒罷還負土營葬廬于墓側有甘露之異事聞賜粟帛

孔攸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漁陽城事親至孝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禮考 四十一 四十一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  
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  
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  
渡塘澗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每覆一畚必三  
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舍墓傍一飯不葷雖一狼交於  
墓側誼無所畏

嚴冕溧水人舉武舉進士授學諭時元兵渡江冕  
之道遇兵欲刃其母冕挺以身蔽爲兵所傷斃吳草廬  
澄嘗哀以詩

潘祺溧陽人性至孝好學尚氣節父疾篤焚香籲天請以  
身代後果愈僉謂誠孝所感

許遂宣城人早喪父事母以孝聞里人每勸其子輒曰汝  
獨不慚許伯通乎伯通遂字也

張恪金壇人居母喪祥禫逾年猶不御酒肉有甘露白鵲  
之祥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母病刲體取肝爲粥以進病遂愈  
郡守趙伯圭將聞于朝翰曰本心救母非爲他也止之  
張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獨居宋季盜賊擾攘妻子  
俱被擄子英負母外避備經險阻後居寓黃溪備書爲  
養母常思婦孫寢食不安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子可  
復返賊退奉母歸故里妻子亦果得還

馮順德建寧人早喪父奉母王氏至孝飲食必親供時遭



亂離負母逃于山谷孝敬不替母病順德或終夜不寢  
勵志學醫親調藥物母病遂愈

吳順熒道人累官為永昌太守性至孝有赤鳥集其門人  
以為孝感

徐膺 忠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孺慕若成人母歿哀

有立卜兆于虎嘯巖廬其傍蔬食三年時陟巖巔哀  
聲震原野虎為遁去墳左有坑塹深數十丈一夕山  
有聲如雷翼旦視之平地矣

山潛定陶人知蓬萊縣過渾州聞母疾亟歸母死一慟遂

絕其妻哭潛亦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羅威番禺人事母至孝遇寒必先以身溫席母歿盡哀有

白鹿止其墓側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草之異李見紀其行于學

之雁塔同邑又有李瓊既歿父母廬櫛白虎白鳥馴擾  
之祥

王震文登人母患風疾割股以進病遂愈母歿哀毀踰禮  
日翳服除不藥而愈人以為孝感事聞賜同進士出身

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徐初華亭人早喪母父信後母讒初事之益恭父暑月病  
疽穢惡流衽席初身自浣滌不解帶者經月父乃悟曰

汝吾孝子也後母子耳少鍾愛長不以兄事初初愛之  
不衰聞者莫不高其孝友



趙善應字彥遠餘于人宗室子也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恐驚其母不敢叩門露立達明母喪哭泣嘔血瘡毀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身不食兔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

金景文蘭谿人親歿廬墓夜有五色光焰爛然射墓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咸淳間知縣沈應龍請于朝立碑建祠

身置土其墓側

以身置席其歿處



